

名家经典散文丛书

找一个愿意跟我去流浪的人



(法) 阿蒂尔·兰波 著 布莉莉 译

Jules Renard

名家经典散文丛书

找一个愿意跟我去流浪的人

(法) 阿尔蒂尔·兰波 著

布莉莉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找一个愿意跟我去流浪的人 / (法) 阿蒂尔·兰波著;
布莉莉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4
(名家经典散文丛书)
ISBN 978-7-5594-0678-1

I. ①找… II. ①阿… ②布… III. ①散文集—法国
—近代 IV. ① 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34036 号

书 名 找一个愿意跟我去流浪的人

著 者 (法) 阿尔蒂尔·兰波

译 者 布莉莉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59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678-1

定 价 42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目 录

- 序诗◎001
坏血统◎003
地狱之夜◎010
谵妄I◎014
谵妄II◎019
高塔之歌◎023
不可能◎030
闪光◎033
清晨◎035
永别◎037
洪水之后◎040
童年◎043
童话◎049
滑稽表演◎052
古代◎055
美之存在◎057
仙境◎059
守夜◎061
神秘◎063
黎明◎065
花◎067
-

通俗小夜曲◎064

海景◎071

冬的节日◎072

场景◎074

布托姆◎076

H◎078

民主◎080

历史性夜晚◎082

流浪者◎085

断章◎087

虔敬◎091

致理性◎094

沉醉的早晨◎096

人生◎099

出发◎102

王权◎103

工人◎105

桥◎107

城市◎109

车辙◎111

海岬◎113

城市I◎115

城市II◎119

大都会◎122
焦虑◎125
野蛮◎127
战争◎129
运动◎130
拍卖◎132
守护神◎135
青春◎138
所有的诗人都是兄弟◎142
欠费◎145
致意◎147
大众思想是愚蠢之痒◎149
人们在思考我◎151
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◎155
生活中最黑暗的事情最能打动他◎169
我离开了平常的生活◎177
春天有什么错◎180
通往十字架的道路◎192
祈祷诗◎195
从狗屎的生活里写信给你◎197
在西洋镜里的生活◎200
沉浸在对自然的思索中◎203
我最后的念想◎206

我心里永远有你◎208

回来吧◎210

告诉我兰波在做什么◎212

我会非常勇敢◎214

魏尔伦给兰波的电报◎216

枪响了◎217

他想离开我◎219

为什么一个朋友的离去使你如此绝望◎221

“因为你要离开!”◎223

我失去了理智◎226

伤口会愈合◎228

兰波：撤诉◎230

时间就这么没了◎232

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◎234

像个囚徒◎237

埃及人的城市◎239

我无意做别人的奴隶◎241

健康和活不比金钱更宝贵吗?◎243

我总有一天要找到它们◎246

我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资本家◎248

哪条道路更好些◎250

我容许自己打了他◎252

孤独一人可不是什么好事◎254

因为战争◎257
向你的工作致敬◎258
生意正在好转◎259
新的工作◎261
我的孩子，你为什么沉默？◎263
就业证明◎265
跟拉巴蒂的合同◎266
新的旅程◎267
商队◎270
期待离开◎273
炎夏◎275
行程◎277
国王的致谢◎279
我的命运是流浪◎281
我工作，我旅行◎284
生意◎286
生意把我拴住了◎288
共识与商讨◎290
我唯一的乐趣◎292
在地狱般的地方做生意◎294
找一个愿意跟我去流浪的人◎296
静脉曲张◎298
我已病成一副骨架◎301

生死攸关◎304

振作起来◎305

一切都会被时间治愈◎306

没日没夜地哭◎308

想念非洲◎310

木腿◎313

我害怕慢慢耗尽自己◎315

我只是个静止的树桩◎317

我被困在疾病的暴风雨中◎320

到处都是病◎324

兰波遗言◎326

序诗



如果记忆忠于我的话，我过去的生活是一场盛大的宴席。在那里，所有的心灵都尽情袒露，所有的美酒都恣意流淌。

一夜，我将“美”拥在臂弯——我感到她面容凄苦——而我却侮辱了她。

我昂起钢铁般的头颅，反抗正义。

我逃走了。噢，女巫、灾难、仇恨！我的珍宝财富都将交付你们保管！

人类的全部希望在我这里都已凋落枯槁。在思想里，我已将每份喜悦击

① 原诗并无标题，全诗写成后将其置于前面，作为序诗。

/找一个愿意跟我去流浪的人/

落、扼死，如阴鸷猛兽扑食般悄无声息。

我呼唤刽子手，想用牙嚼着他们的枪托死去。我召来瘟疫，为了在沙与血中窒息。不幸是我的上帝。我倒在泥淖之中，在罪恶熏染的空气中把自己晾干。我装疯卖傻直至癫狂。

可是春天却带给我白痴的狞笑。

日子近了，我就要发出老人的沙哑嗓音。我想寻找那把开启昔日盛宴的钥匙，在那里，我或许重拾食欲。

那把钥匙就是仁慈——这想法证实了我是在做梦！

“你还是做鬣狗去吧，或者其他等等……”魔鬼大声喊道，他曾为我戴上妖艳的罂粟花冠，“用你全部的欲望、自私以及所有深重的罪孽去寻求死亡。”

啊，我已索取得太多了。不过，亲爱的撒旦，我请求你，不要生气！既然你看重的根本不是作家的描写或教诲才能，在我因胆怯而几欲退缩之前，就让我递给你几页发着臭气的、被诅咒的灵魂的日记吧。

坏血统



我从高卢^①祖先那里继承了蓝白相间的眼睛、褊狭的头颅以及战斗中的粗笨拙劣。我觉得我的衣着和他们的一样野蛮，只是我不在头发上涂抹油脂罢了。

高卢人是当时最愚蠢的剥兽皮者和烧草种荒者。

从他们那里，我继承了偶像崇拜以及亵渎神圣的癖好。哦，还有种种恶习，暴怒、淫荡（美妙的淫荡）、说

① 拉丁语 Gallia,是指现今西欧的法国、比利时、意大利北部、荷兰南部、瑞士西部和德国莱茵河西岸一带。

谎，尤其是懒惰。

我恐惧一切职业。主子和工人同样粗俗下贱、平庸无奇。握着笔杆的手同握着犁耙的手一样，这真是个手的时代啊！我不会再去学习使用自己的双手了，况且奴役是如此深重。行乞的礼貌得体使我羞愧汗颜，罪犯如同阉人那般令人作呕。我完好如初，未受损害。不过，我毫不在乎。

但是，我的舌头一直哄诱我无所事事，是谁使它变得如此狡诈？我甚至没有为了活下去而动用我的身体，我比熟睡的癞蛤蟆还要懒惰。我四处鬼混羁留，没有一个欧洲家庭是我不知道的，我是说像我这样的家庭，由于《人权宣言》而存在的家庭。我深知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孩子！

如果我的人生经历与法兰西历史中的某一点有关联该有多好！

但是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

我清楚地意识到，我总是属于劣等种族，不理解何为反叛。我所属的种族只会掠夺，从不会造反，就像狼群对待它们尚未咬死的牲畜。

我记得法兰西的历史，它是教会的长女。我本贱民，也曾想前往圣地远行。我的脑海里映现着施瓦本^①平原上的条条道路，拜占庭的风景，耶路撒冷的围墙^②。对玛利亚的崇拜，对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的怜悯，在我脑海里翻涌，伴随着一千种渎神的愿景。在被阳光吞噬的墙角，我满身疮痍，坐在破罐和荨麻之中。后来，我变成了一个游荡的雇佣骑兵^③，在德国的黑夜里露宿街头。

啊，还有：在猩红色的林间空地上，我和老妇、幼童疯狂地舞蹈。

① Schwaben, 位于德国西南部地区, 包括今德国巴登-符腾堡州南部和巴伐利亚州西南部, 以及瑞士东部和阿尔萨斯。

② 此处所提到的施瓦本、拜占庭、耶路撒冷指十字军东征所经途程。

③ 指15—17世纪法国的德国籍雇佣骑兵。

我记得的并不很多，只有这块土地和基督教。我只在往昔里回顾自己，但总是孤苦无依，无家可归。我也不记得自己讲过何种语言。不管是基督教的教诲，还是代表基督的领主的训诫，我都没有听取。在过去的世纪里我是谁？我只看到今日的自己。流浪汉和晦暗不明的战争都已过去，劣等种族已经横扫一切——人民（他们这样称呼）、理性、国家和科学。

啊，科学！人们已经掌握一切。为了肉体 and 灵魂（这最后的圣事），我们有了医学和哲学，有了家庭药方和重新整理的民间歌谣，有了皇家的娱乐消遣以及君王禁止的种种游戏，还有地理学、宇宙学、力学、化学……

科学，这新的贵族！进步！世界在前进！……世界怎么会不前进呢？

我们怀有“数字”图景，我们走向“圣灵”，这是神谕的，并确定不移。我心里很明白，既然我除了用异教徒的话语外无法清楚表达自己，那我宁愿保持沉默。

异教徒之血重新归来！“圣灵”就在身旁，为什么基督不佑助我，赋予我灵魂高贵和自由？啊，福音已成过去！福音！福音……

我贪婪地等待着上帝的莅临。我生生世世都是劣等种族。

现在，我置身于布列塔尼^①的海岸，城市在黑夜里将自己点燃。我的白日已尽，我即将离开欧洲。咸湿的海风灼烧着我的肺腑，遥远的海外气候使我的皮肤粗粝变黑。我游泳、研磨药草、狩猎，我吸烟、喝猛烈如熔化金属般的烈酒，就像当年我那些亲爱的祖先们围坐在篝火旁时那样。

且等我归来，带着钢铁之躯、皮肤黝黑、怒目而威。看到我这副妆容，他们会认为我属于强悍的种族。我将拥有黄金。我将变得野蛮而又懒散。女人们会照料这些从热带归来的凶悍的废人。我将涉足政治。我得救了。

① 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。

/找一个愿意跟我去流浪的人/

现在，我仍被诅咒，我憎恨我的祖国。最惬意的莫过于横身沙滩，醺然酣眠。

没有人上路。让我们再次循着这些道路出发，同时也携带着我的邪恶——这邪恶自理性年代就把它残虐的根须驻扎在我的体内——它还在不断蔓延上升，击打我，掀倒我，蹂躏我。

最后的纯真，最后的羞怯，都已道尽。不要把我的憎恶与背叛带进这世界。

好了，出发！跋涉、负重、沙漠、无聊与愤怒。

我受雇于谁？崇慕哪个畜生？摧毁怎样神圣的形象？击破哪些心灵？坚持什么样的谎言？在怎样的血水里跋涉前行？

最好远离正义。艰辛的生活麻木不仁，最好用枯槁的手掀开棺盖，躺下去窒息。这样就没有衰老、没有危险。恐怖不属于法兰西。

啊！我被抛弃了。我愿向任何神祇献出我向往完美的激情。

噢，我的克制、牺牲，我非凡的善心、我无私的爱，只存在于凡世！

De profundis, Domine^①……我愚蠢极了！

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就敬慕终年被牢狱监禁的强硬苦役犯。我曾经遍访他住过的小旅店和租住过的陋室，他令那些地方神圣。我用他的眼睛去观望蓝天和开满鲜花的田野，并在城市的街道追寻他致命的气息。他比圣徒更坚强有力，比探险者更敏锐机警。他，只有他，是自己光荣、正直的见证！

在隆冬深夜，沿着空旷的街道，没有住所、寒气逼人、饥肠辘辘，有一个声音将我冰冻的心攫住：“软弱或强大，你就是力量。你不知到哪里去，也不知因何前往。你可以去任何地方，应付任何人。反正是死尸一具，无人可以杀

① 拉丁文，“我内心深处向上帝。”